

读客·公务员读史丛书 014

读历史，更懂政治，修身治国平天下
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# 卑鄙的圣人

一件件讲透，曹操收拾三国群雄的卑鄙、奸诈、狠毒计谋；  
一页页浸透，曹操体恤天下众生的柔情、仁义、圣人情怀。

# 曹操

第2部

镇压黄巾起义  
理想破灭



王晓磊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



# 卑鄙的圣人

## 曹操

第2部
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王晓磊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 第2部 / 王晓磊著. — 南京：江苏  
文艺出版社，2011.5  
ISBN 978-7-5399-4464-7

I. ①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三国  
时代 - 通俗读物 IV. ① K236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2666 号

---

书 名 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 第2部  
著 者 王晓磊  
责任编辑 江山华  
特约编辑 吴怀尧  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 
策 划 读客图书  
版 权 读客图书  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  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  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  
印 张 18.75  
字 数 285 千  
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3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464-7  
定 价 29.90 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1-33608311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  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# 目录

- 第一章 新一轮宫廷斗争开始了 /1
- 第二章 曹操眼中的天下 /20
- 第三章 黄巾之乱拉开序幕 /34
- 第四章 反民骤起，百万人大造反 /48
- 第五章 一夜之间曹操变身将军 /68
- 第六章 急赴前线镇压黄巾起义！ /87
- 第七章 升任济南相，一口气罢免八名昏官 /108
- 第八章 心灰意冷弃官不干了 /125
- 第九章 曹操的隐居岁月 /148
- 第十章 皇帝卖官，曹嵩出价一个亿 /167
- 第十一章 灰头土脸，曹操第三次入仕 /189
- 第十二章 身陷兵权争夺战 /209
- 第十三章 借机扳倒当权派 /227
- 第十四章 汉灵帝的身后事 /241
- 第十五章 袁绍的馊主意把董卓引来了 /256
- 第十六章 皇宫大屠杀，  
新皇帝吓得逃进荒山 /276

## 第一章 新一轮宫廷斗争开始了



### 曹操返京

汉灵帝光和三年（公元180年），弄权多年的大宦官王甫覆灭后，二十六岁的曹操也因通晓古学，再次受到朝廷征召，即将分别家乡的妻儿，前往洛阳担任议郎——给汉灵帝刘宏充任顾问，名义上虽说光鲜气派，却是个毫无实权的职位。

离开老家沛国谯郡<sup>①</sup>的前一天，曹操逗了一会儿襁褓中的儿子曹昂，实在是闲得无聊便拉着弟弟曹德，又找来好友丁冲蹴鞠。

“我这次前往洛阳，什么时候再回来可就不准啦，来来来，咱们尽兴踢一会儿！”此时尽管正值深秋时节，但曹操奔来跑去，半个时辰后已是汗流浹背，浑身酸痛。眼见绣球好像箭似地划过天际，曹操瞅准机会，又来了一个“倒踢紫金冠”。

曹德可慌了神，迈着小碎步追出去老远，还是没接住，球一股脑儿翻进林子里不见了。秦宜禄与楼异两个仆人见了，赶紧跑进林子里寻找。丁冲干脆就放弃了，喘着粗气往地上一坐，从怀里掏出酒来玩命灌。曹操解开衣服，叉着腰哈哈大笑：“你们这帮人差远了！”

<sup>①</sup> 今安徽亳州。

曹德喘息着摇摇头：“都是奔三十岁的人了，体力不及少年时。”曹操其实也有些喘，却兀自挺着腰杆道：“别说丧气话……子曰‘三十而立’，那还是建功立业的年纪。此番出任议郎，我还要从头做起。”

在林子边的树荫下，丁氏和卞氏两位夫人坐着闲话。

丁氏怀里抱着出生不到半年的儿子曹昂，其实这孩子不是她亲生的，他的生母刘氏乃是丁氏夫人的丫鬟、曹操的小妾，为了生这个儿子难产死了，临死前把小曹昂托付给了丁氏。丁氏精心照顾，真把他当成了亲骨肉，无奈就是缺一口奶罢了。卞氏歌姬出身，气质比那位贤妻良母的丁氏要活跃得多，她扇着团扇，气定神闲地看着他们几个蹴鞠。

曹操又把绣球踢丢了，便信步来到她们身边道：“热死了……哎呀！这帮家伙不行呀！”丁氏耷拉着眼睛道：“人家根本就不会蹴鞠，出来就是为了陪你解闷的，你还挑三拣四的。如今家里产业也多了，公爹这一封信，德儿兄弟又置房子又置地的，你也不知道帮帮忙，明天要走了还不干点好事。大热天还把他们拉出来陪你遭罪，真不把麻烦当回事儿！”说着她拍了拍怀里的孩子，“昂儿昂儿听娘说，长大了不学你爹爹……”

一旁的卞氏笑道：“姐姐，他都要走了，您就饶了他吧。”

曹操撩起衣角擦擦头上的汗，丁氏见了又道：“你也太不知道疼人了，都是当爹的人了，一点儿正经都没有，衣服是叫你擦汗使的？不是你洗的你永远也不上心。”

曹操皱眉道：“你这是干吗呀？在家教训我两句也就算了，出门一趟你还这么多话，我不就擦擦汗吗？”丁氏只管孩子不再理他，卞氏却道：“夫君，你也真不晓事，姐姐是舍不得你走啊！”

曹操默默蹲下来，叹了口气：皇帝刘宏在宦官王甫的鼓动下废宋皇后，改立何后。宋氏被冠上了巫蛊谋反的罪名，曹家因为与宋氏结亲而跟着倒霉，一门士人无论少长全部罢官不说，曹操的三个本家叔叔曹炽、曹鼎、曹胤相继亡故。最后因为他父亲曹嵩买通大宦官曹节相助，才算是平了冤案。朝廷又因为曹操通晓《诗经》，以能明古学，征他人朝为议郎，这其中桥玄帮了很大的忙。如今他也是当爹的人了，仕途的希望却依旧渺茫。

丁氏夫人听他叹气，抬头道：“如今这年月更比不得当初，当初咱

们家那么多大官，如今只有公爹一人，又不得势力了。你这个小小议郎不好当。”

“学好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。孔子尚说待价而沽，我这等岁数无论如何也要谋个前程才是。”曹操拿衣服当扇子扇着。

“我说不叫你去了吗？”丁氏白了他一眼，“我是叫你小心！你再像过去一样招出祸事来，我们这一大家子可怎么办好？我那死去的妹妹呀……”

曹操听她哭刘氏，连忙劝道：“你这是怎么闹的？教训我怎么把你自己教训哭了？”卞氏也道：“姐姐莫哭，公爹不已经官复原职了吗？咱夫君又是有本事的，何愁将来没有个好前程？咱们就在家盼着他好呗！他就算成不了气候那也是命，急也急不得！他是什么脾气，到了外面自己都管不了自己，咱着急又有什么用？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叫他出去闯呗！”

曹操笑了，对丁氏道：“我说大奶奶，你听见没有，你这妹子见识多高。有此贤妻，丈夫何愁不死于谏？”

“别胡说八道！”俩老婆都把眉毛立起来了。说话间曹德也走过来了，空着手还是没找到球，摇头道：“阿瞒你可真行！这哪是蹴鞠呀，成了捉迷藏了，我可不找了。我看算了吧，明儿你就要启程了，回去早早歇着。”曹操站起身瞅瞅弟弟，道：“子疾，你说说，我这议郎应该怎么个当法？”

“我又不当官，管你那么多？”

“兄弟，你是不当官，但是你读书比我读得多。你说这有没有专门给当官的人看的书？”

“当官的人看的书……”曹德笑了，“当官若是真有窍门就不往外传了，自己谋仕途去了！”

“唉……皇上也太小气，大老远征我入朝，才给个小小议郎。”

“都是咱们曹家名声不好呀。”曹德把头低下了，“要是经籍世家，从征议郎到拜九卿，最快的半年时间。咱家就别提了，莫说你当个京官还叫人家踹出去了，就是咱爹，位列九卿有十年了吧？就差一步到三公，这一步就是迈不上去。”

曹操的祖父曹腾乃是宦官，当初因为帮助外戚梁冀迎立孝桓帝而臭

“你这话没道理，若是孝哀有龙阳之癖，我是不是还得主动献身呀？”曹操说着看了卞氏一眼，卞氏抿着嘴直乐。

曹德叹了口气：“这个不行也就罢了……楼异！楼异！”

“等等，二爷！”楼异答应一声，但是老半天才从林子里钻出来。满身的衣服也刮破了，似乎还崴了脚，但是却找到了绣球，“二爷，球找到了。”

曹德又对兄长说：“看见了吗？这样也行，不言不语低头干自己的差事，不表功不多嘴，人家得了好处也要高看一眼！就比如你这个议郎，有差事你就低头去干，莫管别人说什么，这样也能升得上去。”

曹操再次摇头：“这个也不好，虽说我不去挤对别人，但也不能叫人挤对了。低头办差事两眼一抹黑，那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差事办不成是你的罪过，办成了还不够别人表功的呢！这等蠢事我可不干。”

“大哥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想如何？”

这次却轮到曹操喊人了：“丁冲！你个醉猫，大午后的，喝酒干什么？蹴鞠！”丁冲连头都没回一下，摆弄着手里的酒葫芦道：“我爱喝就喝！你管得着吗？”

曹操笑道：“子疾，你听到没有？这才是我想要的。”

曹德愕然，半晌摇头道：“此非食俸禄之道也……咱们回家吧。”

“等等！”曹操抓起楼异刚找到的绣球，用力给上一脚，只见球远远飞出，又进了林子。曹操随即喊道：“走啦！咱们都回家！秦宜禄去找球，不找到不许回去！”

因为有女眷，一家子赶了两辆车，说说笑笑回了曹家的庄园。如今曹家已经不一样了，曹嵩有了栽跟头的体会，把大笔钱财都给了小儿子曹德，叫他求田问舍积攒家财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曹德就成了一方的地主。起庄墙，栽篱笆，许多事还未处置定。曹操不喜这等营生，下了车便钻进自家小院里，正瞧见自己的小舅子卞乘给丫鬟环儿吹笛子，便打断道：“你小子他妈又来了，外院那么多事，你二哥都快忙死了，就不去帮帮忙吗？”卞乘与她姐姐卞氏一样，乃是卖唱的出身。

闻此言环儿赶紧躲了，卞乘收起笛子道：“我是找姐夫来的，有个事儿跟你念叨。”

“你能有什么事儿？”



“我前天到郡里去给夏侯元让（夏侯惇）送点儿东西，在他那儿听人说，大宦官曹节死了。”

“哦？有这等好事？”曹操笑了：曹节一死，他们家与宦官之间再无瓜葛了，以后便可有个好名声。

“真的死了，皇上给他追了个车骑将军衔。”

“什么？车骑将军这等封号竟然会给一个阉人！”曹操有些气愤，“曹节有什么功劳，党同王甫，祸国殃民，这样的奸臣还封他做车骑将军，即使在边疆出生入死也得了这等高位呀！”

“您也不要气恼，现在这世道，气也是气不过来的！姐夫，明天无事，我送您进京吧！”

“不用你！”曹操气哼哼道。

“姐夫，您这次带家眷走吗？”

“不带。”

“真不带？”

“你怎这么婆婆妈妈的？说不带就是不带。”曹操这句话说完，卜秉喜不自胜，拍着手去了。曹操正自诧异，却见丁氏夫人走出来道：“他怕你带着小环儿！人家都有个惦记的，偏你不知道惦记谁。”

“大奶奶，”曹操笑道，“今晚我去你屋。我这一走听不到你教训，恐怕不习惯呢！”

“去你的吧！”丁氏嫣然一笑，转身要去。曹操一把拉住她的手道：“妻啊！我这家里可就全托付你了。”

丁氏长出一口气：“走吧！再长的胳膊也拉不住你那颗心呀！”

转天一早，曹操便带着两个长随秦宜禄、楼异，离了谯县赶奔洛阳。家里出乱子的时节常来常往也惯了，三人不坐车只骑马，真似箭打的一般就往洛阳奔。日夜没歇，用了两天就到了洛阳。

一别京城又有一年多了，街市繁华依旧，不过与以往不同，现在自己是干净身子，靠明经举仕，家里与宦官又没了牵扯，可谓自自在在。打马到了城东永福巷曹氏官邸，远远就见家门口停了两辆官车。家人一看大少爷回来了，赶紧往里让。楼异、秦宜禄安置东西，曹操径赴书房见父亲——老曹嵩的官场秘事多，但凡会客都在书房，而绝少用客堂。

曹操才走到书房门口，忽听里面父亲说话：“曹老公爷这一死，以

后就要指望张大人、赵大人您二老了。”

曹操颇感诧异，探头道：“爹！我回来了！”

“哟！快进来快进来！”曹嵩赶紧把他叫进来，“我给您二位引荐，这是犬子曹操曹孟德。”曹操进来深施一礼，抬起头才看见屋里坐着两位官员，都是四十多岁，体态雍容，穿着便装，但看着有些别扭。

“虎父无犬子啊！”

曹操一听他们说话，那嗓子尖尖的——又是宦官！没胡子！

曹嵩笑眯眯引荐道：“这两位是赵大人、张大人，皇上身边的，你应该知道的吧。”

张让、赵忠这两个阉人曹操自然是听说过的，当年党人禁锢，这两个阉人在其中也未起什么好作用。虽然不似王甫、曹节那两个老阉贼专横跋扈，但也绝非善类。

赵忠笑道：“曹公子就是当年棒杀蹇图的洛阳县尉吧？”

“正是在下。”曹操嘴上总得客客气气。

“听说征了议郎是吧？”赵忠似笑非笑。

“是。”

“老桥玄又为国进了不少贤才，陈温、鲍信，还有你曹孟德啊！都是桥玄举荐的人……”赵忠说到这儿意味深长地回头看了一眼张让，张让会意点点头。

曹嵩心里明如灯，桥玄虽然辞官了，当初却是阉人的死对头，儿子刚来就被他们盯上了。他连忙笑道：“哎呀！瞧您说的，谁举荐的也不是朝廷的人吗？既然是给皇上家办事的，难免要托您二老关照啊！”

“不敢不敢！”张让推手谦让。曹嵩一转身，也不知从哪里摸出两个小锦匣来，递给张让、赵忠道：“这有个小物件，不值什么钱，您二位留着玩吧！”

两人打开一看——一对金牛，珍珠的眼睛，玛瑙的犄角，掂在手里都压腕子。张让马上笑道：“这合适吗？”曹操看着有气，心道：“不合适你们递回来呀，怎么揣怀里了呢？”

赵忠讪笑道：“令郎公子我们定会在万岁跟前美言，不过……”他皱了一下眉头，“蹇硕现在可不比当初了，现在他管了皇上的侍卫，在西园又招募了一帮人，唤作西园骑，我们俩都招惹不起他哟！”

张让却道：“蹇硕这人是死脑子，只知道办差，别的不管不问，他碍不到外朝的事儿的。”

“唉！今天岂知明天之事啊？”赵忠瞥了张让一眼，“我不与你斗咳嗽（斗嘴）……曹大人，曹公子，时候不早了。我们二人告辞了，晚上樊陵樊大人做东，请我们赴宴呢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曹嵩赔笑道，“既然如此，我就不留二位了，慢走……”说着他起身去送，曹操却在那里一坐，不再答理他们。曹嵩把两人送走，喜呵呵地回来道：“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！当年你爷爷收礼一车一车的，王甫收礼是一箱一箱的，到了他们这儿，一个小匣子就打发了。你说咱家这点儿东西敷衍他们，还不是九牛一毛吗？”

曹操心里有点儿不高兴：好不容易跟曹节撕掇干净，又黏上赵忠、张让了，爹爹什么时候能不巴结这帮宦官呀。他虽这样想，却郑重地给父亲叩了个头，低声道：“儿子给爹问安，您老身体可好？”

“好，好。”曹嵩这会儿才顾得上细细打量儿子——比两年前瘦了，原来那股桀骜不驯的气焰也不那么明显了，他已经不是那个心事一望便知的毛头小子了。可这种历练充满了苦痛与无奈，整个家族都经历了浩劫。想着想着，曹嵩有些伤感，却竭力平覆着心情，只喃喃道：“你现在是正经出身的议郎，慢慢熬着吧。大远道回来，进去洗洗换换，歇着吧。”父子之间的情感永远是那么含蓄。

慢慢熬着……曹操与父亲的想法依旧离得很远，他缓缓道：“孩儿此番既然是身被诏命而来，是不是该上个提建议的条陈呢？”

曹嵩苦笑一阵：“你小子是长本事了，学会投其所好了！但是我告诉你，现在你什么事儿都不用做，老老实实待着，混年头吧。”

曹操一阵诧异：“这可不像您老人家的话呀！您凡事不都是往前看嘛？您不想让我快快升官吗？”

“快升官？”曹嵩一撇嘴，“快升官我有办法，一月之内让你当到侍中。”

一定又是花钱买官……曹操摇了摇头。

“既然买官怕名声臭，那你就安下心来熬着吧。”曹嵩叹了口气，“虽说台郎显职，乃仕之通阶……可你赶的时候太不好了。现在皇家的西园修成，皇上连官都不回，你见不到他还给他进谏什么呢？”

“皇上连宫都不回？”曹操皱起了眉头。

“就是前几天王美人产子他回去一趟。”曹嵩对着他的耳朵嘀咕道，“何皇后又失宠了，王美人产下小皇子，将来富贵无边，这可不得了啊！”

曹操把头一低，他可不喜欢听这些宫廷琐闻。但是父子的分歧已经年深日久了，他也是当爹的人了，不会再像当初那样直言面争，只是拱手道：“皇家的私事咱们还是少议论为妙……我从家带来些东西，还有您儿媳给您做的点心，我给您拿来。”说罢起身去取。

曹嵩知道儿子不爱听这些话，看着曹操走出去的背影，自言自语苦笑着，“傻小子，你还得历练呀！你光知道外朝，内廷有时也能兴国亡国啊！”



## 苦命皇子

半年的时光很快过去了，光和四年（公元181年）六月，骄阳似火焰般炙烤着大地，午后的洛阳城分外宁静。

京师之地防卫本应格外严谨，不过这样下火的天气，就连训练有素的守门兵士也吃不消。大太阳底下，没有一丝风，浑身铠甲都晒得生烫，时间一长肯定会中暑，只好狠灌上一肚子凉水，后背贴着城门洞，借着城墙下的那点儿阴凉避暑。即便是如此，从脚底上升起来的热气还是炙得人难受，眼前的景物都朦朦胧胧的。

就在几个城门兵昏昏欲睡的时候，只听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响，自正东皇宫方向急匆匆奔来一骑白马。那打马赶路之人身材高大，神色焦急，穿皂色官衣，头戴貂珥冠，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个人没有胡须，肋下系着一把明黄色金漆佩刀，阳光一照明晃晃夺人二目——朝廷有制度，只有宦官才能佩戴黄色腰刀。

那阉人真是玩命了，仅仅眨眼的工夫，他已经纵马奔到城门前。洛阳城四面共有十一个城门，绝没有乘马而过的道理。即便再大的官，没有王命在身进出必须下马。可这个宦官一脸焦急、汗流浹背，赶至城边竟兀自打马，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一个看门的兵丁见了，赶忙横戟

驾之举岂可不防？为此他才特意物色了蹇硕，这个绝对忠诚的小黄门。

但当皇宫的安全问题解决后，刘宏却不肯在里面住了。原因很简单，自从梦寐以求的西园修建完工，他便以避暑的名义一头扎进去享乐，再也不愿意出来了。

西园是两汉以来最壮观最别致的皇家园林，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中兴以来的鸿德苑、灵昆苑。它是按照传说中的神话仙境设计，由刘宏的亲信宦官监工，会集全天下能工巧匠花了两年半的时间、耗费亿万钱财、征调三辅民夫才建造起来的。

为了修这个院子，刘宏不惜加捐加赋大兴徭役，不惜弃边防重地的修缮于不顾，不惜抄没宋酆、王甫、段颎等大臣的家产，甚至不惜悬秤卖官公开敛财。在这座御园里，有人工修设的大片猎场，有多达一千间供宫娥采女居住的房舍，有挖渠引流而成的太液荷花池，有名贵石料堆砌的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岛，更有用胭脂香粉染红的流香渠、供刘宏戏水取乐的裸泳馆，整个西园之中，到处弥漫着奢华淫靡的气息……

最过分的是，为了方便卖官鬻爵，刘宏在西园修建了一座万金堂，取意黄金万两，专门派心腹宦官在此登记卖官，可谓明码标价童叟无欺。在他居住西园的这段日子里，他甚至将尚书属官都迁到万金堂侧殿办事，好方便他随时“别出心裁”传达政令。

今天就像往常一样，刘宏懒洋洋卧在雕梁画栋的万金堂上，早有宫女为他扇着宫扇、捧着香炉、备下冰镇的时令水果；张让、赵忠、段珪等宦官神采奕奕侍立左右。可虚坐在对面陪他对弈的侍中贾护却不怎么轻松：皇上要与之对弈，他不敢不陪，但他的棋艺可比皇帝强之万倍，要是输了毕竟太假太谄媚，可是赢还不能赢得太显轻松，那样会惹起圣怒，他正在冥思苦想怎样才能仅以一子优势得胜。

与此同时，刘宏最欣赏的尚书梁鹄正挥毫泼墨卖弄书法，画工出身的江览也在展示自己的妙笔丹青，另外还有侍中任芝拨弄瑶琴助兴。

贾护、梁鹄、江览、任芝，这些人虽然官拜尚书、侍中这样的高官，却不是靠着学问和政绩得到提升的，他们皆是鸿都门学出身。这些人美其名曰为学士，其实不过是有某方面的艺术特长，专门负责陪皇上消遣取乐的。

琴棋书画四大雅事同时进行，刘宏逍遥自在好似神仙，早把民生

疾苦、军国大事抛到九霄云外了。他高兴不仅仅是因为声色犬马，还因为他最宠爱的王美人前不久为他生下一个小皇子。如今除了纵情享乐之外，这对母子是他唯一牵挂的人。

突然，一声巨响打破了其乐融融的气氛，蹇硕连滚带爬地从殿外撞了进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刘宏一下子坐了起来。

天气太热了，蹇硕一路打马而来，衣服早被汗水浸透，湿漉漉的就像刚从水里捞上来。他上气不接下气，感觉天旋地转，还是强忍着跪倒在地：“禀告陛下，王美人暴毙。”

正在抚琴的任芝动魄惊心，手底下一错劲，发出一阵刺耳的高音，丝弦应声而断。梁鹄、江览吓得停住了笔，贾护掌中的棋子也随之落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皇上。

只见刘宏嘴角颤抖了两下，半天没有做声。他不敢相信这个事实，如果说帝王对一个女人可以忘却身份、全心全意的话，王美人就这样一个女人。从第一次见面刘宏就爱上她了，这种发自内心的欲望、比翼双飞的感情远远不是他和宋后、何后那种夫妻盟约所能比拟的。在皇宫、在西园、在灵昆苑，每个地方都承载着他们之间的感情，她在他心目中不仅仅是美貌的象征，而是一种女人给予男人的支持，这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、容貌的褪色而冲淡。刘宏呆坐在那里，半张着嘴，目光呆滞，他脑子里浮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——小皇子怎么办？刚一出生母亲就没了……沉默的思索之后，泪水竟不知不觉淌了下来。

“皇上您要保重龙体啊。”所有人都跪倒在地。

刘宏擦了把眼泪：“她、她……怎么就突然舍朕而去呢？”

“奴才有下情回禀。”蹇硕往前跪爬了两步。

刘宏眼睛一亮，知道大有文章，立刻止住眼泪：“难道……王美人因何故暴崩？”蹇硕略一踌躇，把头压得低低的：“此事有骇视听，请万岁屏退左右。”

“张让、赵忠留下，其他人都给朕出去。”待贾护等四人与众宫女都退出殿外，刘宏才起身到蹇硕近前，“你说吧！”

“诺。”蹇硕深吸一口大气，“午时二刻，皇后差心腹宦官斥退御医，赐王美人膳食，王美人食后而毙。”

刘宏犹可，张让、赵忠脸都吓白了。皇后何氏乃屠户之女，出身微贱，本是赖他们举荐才得以入宫的，为了帮助何氏问鼎后宫，他们不惜串通王甫制造巫蛊冤案，害死了原先的宋皇后一门。

如今的何家，与他们可谓一损俱损、一荣俱荣，何后要是倒了霉，他们的末日也就不远了。事情明摆着，如今王美人比皇后受宠，又产下小皇子，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。何皇后自己就是取前任而代之，岂能不晓得居安思危？毒杀王美人，这是要斩草除根防患未然。不幸的是，做事不密全让蹇硕揭穿了。

刘宏转悲为愤，但毕竟不好当着下人说皇后什么坏话，只咬着牙道：“我那小皇儿现在如何？”他现在担心的是何后连王美人的孩子也给害死。

蹇硕办事还算妥当：“小皇子尚在王美人宫中，由乳母照管。小的已经反复嘱咐官人，不许任何人接近，但还请皇上速速回……”他这一席话未说完，只听殿外武士呼叫：“启禀万岁，皇后所差黄门求见。”

“皇后所差？哼！”刘宏冷笑一声，“立刻叫他进来。”

转眼间一个小黄门捂住脸干号着跑进来，假作慌张跪倒在地：“启禀皇上，王美人因产后中风不幸亡故，皇后娘娘特差小的来禀告皇上。万岁您千万不要难过，保重龙体呀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刘宏压不住火了，离开御座，走上前一把攥住那小黄门的衣服：“你给朕再说一遍！王美人怎么死的？”那宦官见皇帝神色不对，猛一眼打见蹇硕跪在一旁，心知事情败露，但覆水难收，只得硬着头皮一口咬定：“王美人是……产后中风。”

“哗啦”——刘宏顺手掀起刚才对弈的棋盘，狠狠打在那宦官头上。霎时间翡翠棋盘击得粉碎，那宦官被打得冠戴落地、满脸是血。刘宏哪儿还容他分说，眼眶都快瞪裂了，对蹇硕喊道：“你把这混账奴才拉出去砍了！”

“冤枉！奴才冤枉啊……皇上开恩呐……不关奴才的事，是皇后娘娘让我这么说的……您开恩呐……”那宦官死命挣扎，还是被蹇硕带着侍卫拖走了。

刘宏这会儿没心思管他冤不冤，他的悲痛已彻底化为对何后的怒火：已经纵容你太久了，皇后叫你当了，你要让你弟弟当官朕没反对，

又要调你哥哥入京，朕看着你的面子也调了，戕害宋后的传闻朕可以不信，现在又向朕最心爱的人下手，这次绝不能再叫你活了！

他一边想一边疾步如飞奔出万金堂，也顾不上皇家威严，信手拉过一匹御马，骑上去带着一队卫士便往皇宫赶。死人顾不上先顾活的，虽说蹇硕已命人保护皇子，但皇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他得把孩子搂到怀里才算安心。等张让、赵忠明白过来，皇上早跑出二里地去了，他们赶紧连同蹇硕各自上马，连喊带叫追赶圣驾。

刘宏充耳不闻，带着疾驰的马队出西园、入雍门、进皇宫，片刻没有停歇。直至御院下了马，刘宏当先穿廊过厦奔向王美人的偏殿。刚到门口，正见一个宫娥鬼鬼祟祟抱着个黄缎子的襁褓出来，刘宏识得她是皇后的人。他迎上前，伸手夺过襁褓，打开一看——正是小皇子刘协！刘宏搂住孩子，回手就给了那宫女一巴掌。那宫女知道势头不好，赶紧捂着脸跪倒解释道：“启禀皇上，是皇后娘娘怕小皇子在死人旁边待久了不好，叫奴婢暂且把他抱到长秋宫照顾。”

刘宏懒得搭理她：“一派胡言……来人！把这贱人给我勒死！”说罢搂着儿子就进了殿。这会儿殿内本一片狼藉，尚药监宦官高望正张罗众宦官、宫女、御医各忙各的差事。无人通告的情况下猛然瞅见皇上独自抱着孩子怒气冲冲闯进来，所有人都惊住了，稀稀拉拉跪倒一大片，参差不齐地呼号问安。不明就里的人还在替皇上难过，知道底细的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——这场乱子小不了！

刘宏不理睬任何人，三两步走到王美人榻前。

“爱妃……原说等将养好了就接你母子进园子，你怎么就委委屈屈地走了呢？”他双目呆滞地望着死尸出了一阵子神，瞬间眼神又恢复了明亮，猛然扭头问道，“御医何在？”

“臣等在！”三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往前跪爬了两步。

刘宏冷森森问道：“王美人何疾而终？”

三个人倒吸一口凉气，把头压得低低的，谁也不敢做声。

“说啊！”刘宏催促道。

三个人干动嘴不出声——固然不可蒙骗皇上，但皇后那边也不能得罪啊！

“朕再问最后一遍，王美人何疾而终？”刘宏的声音已经有点儿不



对头了。

为首的老御医提着胆子道：“她是……产后失调……突然中风不治，暴病而……”——“亡”字还不及出口，刘宏勃然大怒：“混账！你拿朕当傻子吗？孩子都生下几个月了，还能得产后风？来人哪……”他抱着孩子跳着脚，拿指头戳着那老御医的额头，“把爱妃刚才剩下的午膳给这个老儿灌下去，我看他要是死了，算不算产后风！”

“皇上饶命啊……”那老头呼喊着的，立刻被随后而到的武士拖了出去。剩下的两个人魂儿都吓没了，其中一个老头实在经受不住，哆哆嗦嗦口吐白沫扑倒在地，活活被吓死了。刘宏揪住另外一个问道：“就剩你啦。你说！王美人她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中毒死的……”那人再不敢隐瞒了。

“大点儿声音说！”

“王美人是中鸩毒而崩。”

刘宏松开手，回头扫视了一眼跪着的宫人们：“你们都听见了吗……都听见了吗……听见了吗！？”最后化作一阵怒吼。

所有人都吓得把脑袋贴着地面，哆嗦着不敢开言；小皇子的乳母斗胆上前要接孩子，被刘宏一脚踹倒在地：“闪开！谁也别想碰我儿子！”大家跪着往后倒退，顿时间皇帝四下一丈之内竟无人敢近。

刘宏犹如一只饥饿的狼，在殿里来回踱着步子，怀里还抱着那啼哭不止的孩子。

这时候张让、赵忠也赶到殿外，见里面这等情景便放缓了脚步。张让感觉有人拉他的衣襟，低头一看，尚药监高望就跪在他脚边——高望本是管着药材的，出了这样的事他虽不知情也难逃干系，趁着皇上逼问御医，赶紧退到了殿外。他拉着张让的衣襟，低着头小声嘀咕道：“小心点儿！已经杀了一个、吓死一个了。”

张让心道：“你哪里晓得，没进殿就已经宰俩人了！”他咽了口唾沫，这个节骨眼儿本是不该上前的，但何皇后是他一手推举上去的，这里牵扯到他的利益。更要紧的是，宋皇后的巫蛊一案是自己连同何后、王甫联手炮制的，要是真把她下了暴室，万一勾出旧事，自己的脑袋也得搬家。事到如今不保也得保了！想至此，他深吸一口气趋步进殿，来至皇帝面前跪倒道：“万岁息怒。”